雪風・沙風

昨天談起了「颱風」(TYPHOON)、「颶風」(HURRICANE)、「旋風」(CYCLONE)、「龍捲風」(TORNADO)這些風暴的大致上分別。

其實世間各地，性能與特徵不同的風，仍有許多種，今天就隨便把幾種比較普通一點拿出來談談。

別以爲風暴這類事，只在接近赤道的熱帶才會有，甚至在近兩極的寒冷地帶，是一樣會有的，不過在成因方面，却與熱帶風暴不同而已。

那種寒冷的「雪風」，一般而言均稱爲「BLIZZARD」，即使一處地方的氣溫，本不算特別冷，但加了一陣「雪風」，就十分難耐。

寒冷地方，除了氣溫度數外，還要加上一種叫「因風而加冷的因素」(WIND CHILL FACTOR)在內。

暴例說，美國的芝加哥，因爲冬天時候，吡鄙市區的密芝根湖結冰，風已夠猛，再經過一陣帶冷的過程，「風加冷因素」的數字，幾乎是全球各大都市中最厲害的一個。

與寒帶的對比的，則是有些沙漠地帶所引起的「沙風」。「沙風」分「黃沙風」(SIROCCO)和「紅沙風」(SIMOON)兩種。「紅沙風」使人感不適的程度，遠在「黃沙風」之上。

外語風語

客窗隨筆

歡喜

老伶工有喜有老戲迷捧場

最近，京劇老伶工李萬春來香港探親，當然要想法演戲，他們夫婦暨女兒花自己的錢，先居美麗華酒店，幾十天後給朋友招待到北角下榻，此君是老伶工的老戲迷。太平山下，李萬春的老戲迷多，兩夜戲乃演成，捧場者衆。我祇看第二夜的「武松」，據看過第一夜「古城會」的朋友說，廣東觀衆對關公戲有興趣，他們爲老伶工的「功架」喝采，而若干「功架」在現中還找不到，雖然老伶工足齡已是七十二歲了。

我在上海看過李萬春年輕時代的演出，當年他極宜演猴戲，由于個兒小，靈活，京劇武生中，「長靠」要重個兒，個兒指體型，「長靠」的宗匠楊小樓。不僅藝高，也佔了身材較高大的便宜，台上乃具大將風度。凡此祇憑看京劇稱，「予生也晚」，祇在他末次來滬時看了他的猴戲「安天會」，當時「看戲齡」淺，找不到他有什麼好處。成年後，心目中最好的武生是南方的宗匠盛叫天的「短打」戲。他演武松與其他俱佳，「忠虎村」的「走邊」，動作多于一切，而每一動作都美，行話謂之「邊式」，又極具節奏感。他還有不少絕活，例如「乾元山」之大舞乾坤圈；「北湖州」之耍罷與「十字坡」之擲匕首等等。解放後，內地招他的紀錄片不曾成功，據說亦爲年老已退化，但並非老至今日李萬春，因此，還位老伶工在香港的演出已極不易，還存一些典型，仍值得後輩取法呢。

美國法院難分高低

有人認爲目前香港的最高法院名不副實，因爲高院判了，還可以向英國權密院司法委員會上訴，這就是說，目前香港「最高」的法院，在英國不在香港。

我以爲不宜執怪。英美法系國家的法院名稱，根本就相當混亂。你在香港看不過眼，到美國就要破口大罵了。

你到美國紐約州(不是紐約市)，看到「最高法院」這塊招牌，如紐約州的基層法院，亦即是該州的「最低法院」。紐約州眞正的最高法院，另有堂名，那叫上訴法院。

你到美國北卡羅來納州，更令你看到法院招牌滿MM聲。原來該州掛「最高法院」招牌的多不勝數。你覺得奇怪未？

爲都是「最低法院」。不，其中有一家，眞是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。不過，只此一家，其他都是「最低法院」。

明明最低，何以要掛「最高法院」招牌魚目混珠？美國人會笑曰：「一處鄉村一處例。」

海角曉吹　鶴君

用小說編成的戲劇

談到民間的影响力，要編成戲劇演唱始能深入民間，三國演義、水滸、紅樓夢三部書，自以三國居首，水滸次之，紅樓夢列第三。三部書所用的語文，三國用淺近而實用的文言，內容則利用、擴大、改編了正史和有關人物的史傳、詩歌。水滸傳經近六十年的研究，知其所用的語文是北方語言，畧加入淺近文言。紅樓的語文，分爲兩類，敘述部份用國語，敘述部份用講故事的「說書體」(按：水滸亦然)的記敘文；說白部份用清朝雍乾時代的北京話——又因人的身份而各有不同的用字和詞彙、語調。

由於編小說、平話(宋元平話演義，水滸、紅樓夢三部書，話小說，源於說書人的口語，三言二拍是其源頭)而成民間各省各府的地方戲劇，在社日、節令、酬神、農閒時演唱，編成了大型戲劇，三國、水滸、紅樓三部書，內容則利用、擴大、改編了正史和有關人物的史傳、詩歌。水滸傳經近六十年的研究，知其所用的語文是北方語言，畧加入淺近文言。紅樓的語文，分爲兩類，敘述部份用國語，敘述部份用講故事的「說書體」(按：水滸亦然)的記敘文；說白部份用清朝雍乾時代的北京話——又因人的身份而各有不同的用字和詞彙、語調。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轉

鄉城鄉不分階級的大衆娛樂。三國故事和水滸傳的故事，雖無統計，但必佔首位，而紅樓夢次之，且不及連金與朱的楊家將故事。

前幾年出版的兩冊紅樓所編的一些小品，以江南太湖區者最多，如蘇灘，評彈的取材，大多圍繞在黛玉葬花、寶玉哭靈、黛玉焚稿，也就是轉來轉去在「淚洒相思地」、「魂歸離恨天」兩個大主題中編詞。紅樓「大觀」，至今缺如。這也因爲紅樓夢的情節，天生只可編成單獨的戲劇，而無法如清代嘉道以來，三慶班(徽班，末期始轉入今之京戲排演與歌曲)所編的「全本三國誌」，和京戲盛行的「幕英會」(最近譚元壽在港演過)。

解放後改良了越劇「紅樓夢」(電影、舞台都在港演出過，且有全部錄音盒帶)，是用紅樓編成的唯一大戲，而爲京戲皮黃迄今所無者。用紅樓題材編新京劇，是梅蘭芳帶的頭。

醒目詞詞

飛已醒

浣溪沙

聞屯門人口將大增

何以居民日漸多，天時地利與人和。往來車輛似穿梭。港地衞星它最大，屯門公路又如何？幾時不會有災魔？

港九港物

阿口

自由準則

這天到旺角探訪馬先生，却見大廈內人聲嘈雜，更有人拿着鐵筆，有人拿着鐵鎚，聲勢洶洶，在一戶人家門前叫罵，有人喝道：「你自己不拆招牌，我們就動手替你拆掉！」那戶人家有一個妙齡女子站在門前，道：「這個招牌裝在我自己的門口，是我的自由，關你們屁事！」另有人喝道：「你時常招惹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到來，礙我們的門鐘，就關我們的事！」那女子應道：「是他們亂按，不是我按，怎可以算在我的帳上。難道你們被誠打刦，也關我事嗎？」站在那女子門外的一羣人，又是七嘴八舌的指着她斥罵，其中還有馬先生大婦。我亞八的八性又起，問他們發生什麼事情？馬先生道：「那女子是一樓一鳳的孤點，她掛着招牌幹那些勾當，令到左鄰右里鷄犬不寧，所以大家都非常討厭她，希望她收檔。」

本港有些人，滿口講自由，同性戀亦算是個自由，別人不得干預。可是，人們爲什麼不能容忍一樓一鳳？本港的自由，到底是有個準則吧。

醒目詞詞　飛已醒

醒

唐武宗將寺田充善舉

據「新唐書」所載：「武宗即位，廢浮圖法，天下毀寺四千六百，招提蘭若四萬(時爲會昌五年八月，即公元八四五年)，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，奴婢十五萬人，田數千萬頃，大案穆護，祆二千餘人。上都、東都每街留寺二，每寺僧三人。諸道留僧以三等，不過二十人。腹田糴錢送戶部，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，人十畝。以僧尼既盡，兩京悲田養病坊，諸州七頃，主以者壽」。

從上文記載看來，僧尼在唐武宗之世，堪稱高德重的長者出來負責本紀中，只聊聊數語；「八月壬午，大毀佛寺，復僧尼爲民」，查實全國之寺院、精舍等，已成千成萬受到掃蕩拆除，以最繁盛之長安、洛陽來說，每條大街只許保留兩座寺院，每寺不能超過三十位大師，則其凋敝之情可想見。

寺廟多富產，唐武宗李炎，雖只做了六年皇帝，但和尚師姑則有啖好食了。唐武宗做了一件好事：他將沒收了的寺院田產，撥出十頃田給在京師的「悲田養病坊」作爲經常費，其他各州設立之「悲田養病坊」，也分得七頃田爲經常費。

由於以前負責管理這些養病坊的，多屬僧尼，如今「僧尼既盡」，便只好推舉地方上的年高德重的長者出來負責管理，所謂「主以者壽者」便是此意。「悲田院」是收留貧苦無依者，「養病坊」則是醫院之雛型了。

春不老堂　雜砂糖　均豐

醒

自準則

老板與員工

太平山縱覽　徐賢

乘車經過一條閘街，看見一家老牌餐廳關上大門，門外四處貼滿歪歪斜斜的「大字報」，內容五花八門。還記得有幾張是這樣寫着：「下市兇不好，另找職業也不太容易，欠薪二月」。還有指名道姓，叫老板出來理論的。可以想像得到，這家餐室欠下了員工的薪金後，忽然關閉，使得工人追討無門，迫得要向公衆告狀。所謂「小賬六期」，那就是連三個月(每期按習慣是半個月)營業時願客給予工人的小賬，都給老板拿去了。

這家老牌餐室一向以綜合性的方式經營，業務似乎不差，現在竟弄至停閉，倒是使人有點意外。生意倒閉自然也並非老板所願，可是老實說，凡有「執笠」者仍是員工；執笠而欠員工薪金、遣散費，似乎已成慣例，這些欠欵，